

【忆海拾珠】

1912年孙中山齐鲁行

□孙葆元

孙中山先生与齐鲁大地的佳话已经过去百年，1912年孙中山先生来济南时，怀揣着振兴中华经济的梦想。往事如烟，百年后的人们或许从历史资料中能查询到先生在齐鲁大地的足迹。济南有两户人家，他们的祖上在1912年9月曾

中山先生乘坐的列车抵达济南黄河大桥南岸，没有往前开，就此停住，中山先生走下火车，登上了济南黄河铁路桥，他一边仔细地查看桥梁一边对迎接他的人说，他将致力于中国的铁路建设，在日后修建20万公里的铁路。



迎接了先生。这两位当年曾亲见孙先生的，一是济南名士兼书法家王诩先生，另一位则是世代居住在大明湖边的船夫老槐。

1912年9月26日，山东都督周自齐率领督府大员和济南名士在黄河岸畔迎接中山先生，人群中王诩是济南名士兼书法家，珍珠泉内“溪亭泉”、“楚泉”碑刻是他的墨宝。1934年济南出版的《济南大观》就是由他作序。他亲历了中山先生对中华国祚的忧虑和憧憬。据他的嫡孙王攀龙先生回忆，王诩说：孙

的确，他对铁路建设格外用心。来济南之前，考察过八达岭、居庸关，那是詹天佑修造的中国第一条铁路线。面对这座雄伟的铁桥，中山先生一路喟叹，中国的民生太艰难了，要改变民生之苦，就必须搞建设，而建设的首要，他选中了铁路。这是他在日美、欧洲考察得出的结论，他说：“英美诸国因文明已进步，工商已发达，故社会革命难，中国文明未进步，工商未发达，故社会革命易”。

参观完黄河大桥，先生及黄兴

等随员乘专车驶抵济南城，下午五时便出现在济南都督署珠泉精舍的茶会上。

孙中山先生到济南的次日，1912年9月27日即到辛庄军管营检阅了驻济第五镇及第九十四标军队的会操。随即赶往济南讲武堂演讲了军人与国家的关系。下午返回老城，在省议会与学界举行见面会。会未开始，发生了一件意外，由于众人争睹孙中山先生的风采，踩塌了楼板，一人不幸坠下受伤，孙中山先生深感不安，要亲往医院探视，被周自齐劝止。就在这个演讲中，先生说：“人民为国民主人，既为主人，应有为主人之资格，为主人之度量。政府为人民之公仆，既为公仆，必须主人之信任，然后可以有为，否则进退失据。要之，政府既为人民所建设，即不可不信任政府”。先生对人民与政府关系的论述，今天读它，犹觉句句真言。

下午四时，先生出席山东省议会、教育会、国民会等52个团体举行的欢迎会，他继续演说，号召“各政党、各团体务宜联络一气，以国家为前提，而不能以本党为前提”。下午五时，孙中山先生和黄兴等一千人在周自齐、靳云鹏的陪同下游览了大明湖、千佛山。

我的一位隗姓朋友世代居住在大明湖边，回顾当年，说他的父亲就是为孙中山和黄兴驾船的人，那条船上大概只有孙中山先生的随员，上得船来中山先生对黄兴说及此行，立刻被黄兴制止，黄兴说，小心隔壁有耳！

黄兴的提醒是有道理的，来济

南之前，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刚刚经历了一场鸿门宴。那天，出席欢迎酒会的有五百人之多，袁世凯内阁阁员悉数出马，北洋高级军官赴席奉陪。席间，有一个叫张良佐的北洋军官率先发起挑衅，先是大声辱骂孙中山先生，说他一点力量也没有，是孙大炮，是大骗子。紧接着其他军官随声附和，捧杯起哄，全场乱成一片。陪坐的陆军总长段祺瑞无动于衷，袁世凯报以冷笑。他们试图挑起孙中山先生的辩论，好乘机羞辱他一顿，让先生名声扫地。先生识破了袁世凯的险恶，正襟危坐，不为所动，他的随员，包括秘书宋霭龄依旧谈笑风生，用一股正气压倒了袁世凯的挑衅。

此举给了孙中山先生很大的震动，来此之前他曾说，民族和民主革命已经完成。是这样吗？袁世凯的嘴脸已经说明他对共和的真正态度。黄兴怎能不顾及呢？

黄兴在济南船舫上“隔壁有耳”的提醒并未见史料，却不能怀疑它的真实性。隗家是大明湖湖民五大族群之一，祖上以行船为业，此话出自他父亲之口。与史料记载孙中山先生的艰难行程如此暗合。

1912年9月28日，孙中山先生离开济南赴青岛。在青岛与德国胶州总督梅逸华特克进行会晤，应旅青华商邀请在江、皖、浙、苏会馆演讲，游览崂山，晚上又与广东同乡会见面。1912年10月1日乘轮船返回上海。

【老照片】

永远的兄弟

□赵福平

林兴忠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任济南市长清县归德镇广播站站长，长我几岁；曹广海，时任归德镇文化站站长，小我一岁。由于我们仨都在宣传文化口，所以平时的工作不分内外，业务配合非常默契，三人情同手足。

该镇小屯村是曹广海站长的老家，在村东南方向的玉皇山上，有一座上下两层的魁星楼，许多年来却没人说得清来由，出于一种责任和义务，我们仨决心解开这个谜团。1987年夏的一天，我们仨骑自行车从镇驻地出发，走了七八里路来到了山下，把自行车一扔就向山上爬去。

那时的我们都二十多岁，正是身强体壮的年纪，十多分钟就爬到山顶来到魁星楼前。于是观察、测量、记录、拍照一通忙活，哥仨还把相机架在魁星楼二楼东北角的一块石头上拍了一张合影（左为林兴忠站长，右为曹广海站长，中间是笔者）。

但当我们满怀希望在草丛中找到当时建楼遗存的石碑时却傻了眼，由于风化严重，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，没有确凿的文字可考，这座石楼的谜面还是无法解开。

下山的时候，哥仨的心情特别沮丧，但曹站长没有放弃，又领我俩在小屯村走访了好几位老人。当走访到一名长者时，老人家翻出了好多卷古书，最后在一册《杜氏族谱》中终于找到了这座魁星楼的筹建记载，这座古建筑的百年之谜最终得以破解。

后来，由于工作变化的原因，我们仨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，最后就全没有了音讯。2012年，当我再次来到玉皇山顶时，突然发现好好的魁星楼被人破坏得只剩下下面的一层了，痛心疾首的我还写了一篇《小屯魁星楼遭“灭顶”》的文章发表在齐鲁晚报上。

如今，两位兄弟相继离开了人世，再看到我们兄弟仨在魁星楼上的这张工作合影，我更是伤心不已，因为要想再见到两位兄弟的音容笑貌，那是永远永远的不可能了。



【传承】

夜探『老梆腔』

□刘日章

夕阳从山尖悄悄溜到山后，天色暗了下来。如钩的弯月将要跃上树梢，去往大山深处的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缓慢爬行，车灯光束映照着陡峭山崖下高低起伏的小路，远处的山峦及不远处的庄稼完全模糊不清。而轿顶山下的黄露泉村委大院西侧房屋里却是灯火通明，时不时传出掌声和“再来一段”的叫好声。原来这是村里老艺人的“老梆腔”传承专场，每晚都是如此，已经持续了一年半有余。

黄露泉村位于章丘市文祖办事处驻地东南六公里左右，四面环山，泉水丰富，植被茂密，民居依山而建，境内多泉多桥，随处可见，远近闻名。“老梆腔”是黄露泉村的传统戏曲，有着五百多年的历史了。虽然中间曾断过档，但细数起来也已传承了四百余年，因曲调优美、曲目丰富，深受当地群众欢迎。年初在省文化厅公示的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

推荐项目名单中，黄露泉的“老梆腔”赫然在列，并成功被评选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。

当笔者来到“老梆腔”传承现场时，李遵忠和李斗芝老人正在教二位女徒弟排练《双锁山》。其实这部曲目已经演过多次，但二老仍然不满意，对其中的细节一遍遍地反复揣摩，对女徒弟的一招一式极有耐心地手把手点拨和指导。当每一个动作做得非常到位时，周围观摩的村民不吝惜地送出了掌声以示鼓励。虽然观摩人员时多时少，但是鼓舞的热情不减。晚上参与不了的，白天往往在街头或庄稼地里见面时一个微笑，一个不经意竖起的大拇指都是他们不懈坚持的动力。

据李斗芝老人讲，“老梆腔”（章丘梆子）又名“山东吼”，起源于山西蒲州梆子和陕西秦腔。在明朝时期伴随着移民从山西、河北传入文祖，在当地语言、民俗、民乐等形式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

的变化，形成了自己的部分特点。于是老百姓把这种融入了当地特色的梆子腔称为“章丘梆子”。“老梆腔”并非黄露泉村独有，章丘境内的很多村庄都有“梆子班”，但以文祖办事处的黄露泉、三德范、东王黑、西王黑、东窑头、西窑头等村庄的“梆子班”最为活跃也最为有名。以前的农历大节（如初一到正月十六及中秋节晚上等），文祖各村都能听到快要被叫好声阵阵淹没的梆子声。

如今，86岁的第十一代老传承人李遵忠带着50后徒弟李斗芝，坚持着对“老梆腔”的挖掘与传承工作。“老梆腔”演出剧目内容犹如一部中国传统文化集萃，涉及三国、唐、宋时期的历史故事，西游记、八仙过海及明清时期民间生活故事，较有影响的剧目有《两狼山》、《单刀会》、《临潼关》、《斩黄袍》等。

五百年来的黄露泉“老梆腔”就是靠祖祖辈辈口口相传，白天

农耕，晚上和下雨天进行演出，农闲时候也和附近的“梆子班”切磋技艺。虽然身在大山里，交通很不方便，但是文化生活没有因此而故步自封。目前由于大多剧目已散失，李遵忠和李斗芝除了晚上演出外，白天经常在一起回忆和整理剧目，收获还颇为丰富，一些传统老剧目得以保留和延续。二老在二位女徒弟李玉英（现任村党支部书记）和李宪芬的精心配合下，还创作了《朱元璋寻恩黄露泉》等新剧目，春节期间曾在办事处驻地和附近村庄进行巡演，好评如潮。

现在只要有演出，他们会带上十多个孩子一起去观摩，也鼓动周边村庄的孩子前来参与。二老颇有自信地说：“虽然这些孩子不会在短时间内学会‘老梆腔’，可至少在心里能留下‘老梆腔’的印记，相信通过耳濡目染和曲目的渗透，孩子们会喜欢上的。”